

The wind
is picking up.
we must
try to live!

作者
攝影：
曾偉強

風
起
了
，
好
好
活
下
去
！



這部作品記錄作者跟多發性骨髓瘤同行並肩的日子。
面對惡疾的連番煎熬，他選擇停止藥物治療；
面對人間世道的無常，他選擇看淡生死，將日子過得詩意一點……

作者簡介

曾偉強，一九六四年生於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行政學榮譽文學學士、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文學碩士及哲學文學碩士。曾任職《經濟日報》、《快報》、《信報》、香港政府新聞網等。一九九二年患淋巴瘤，其後康復。二〇一七年確診多發性骨髓瘤，二〇一九年完成治療，但二〇二〇年復發，二〇二一年六月停止藥物治療。

著有《日落是甚麼顏色》、《想飛》、《藍巴勒隨筆》、《吐露港的星空》、《一起走過伊斯蘭花園》、《解字成語》、《談死說生——生命與死亡之迷思》、《吉祥鳥》、《水流雲在》、《如風過無痕》、《中國狐仙傳說》等。部分作品獲收錄於涂靜怡主編《泱泱秋水》、涂靜怡主編《秋水家族詩選》（蒙漢雙語版）、舒慧主編《四葉詩箋》、劉章／何理主編《承德詩詞三百首》、張清主編《二〇〇八感動中國詩詞文寶典》、涂靜怡主編《戀戀秋水》、台客主編《半世紀之歌》、白帆主編《中國當代詩人情詩集萃》等。

獲頒「第二十三屆世界詩人大會嘉許狀」、「第五屆大學文學獎散文組嘉許獎」、城市文學節二〇一〇「城市文學創作獎」散文組優異獎、「《二〇〇八感動中國詩詞文寶典》一等獎」，獲授予「二〇〇八感動中國經典詩詞藝術家」榮譽稱號。

本書簡介

《風起了，好好活下去！》的文章，以人與自然的關係為經，生命關懷為緯。不少文章在有意無意間提及前塵往事，在當下作者與多發性骨髓瘤同行並肩的日子，令這本書，頗有回憶錄的味道。本書分五卷，約十八萬字，共收錄九十八篇文章；其中二十九篇文章曾在中港台三地不同平台發表。

「卷一：確診之後」主要談及事物的變遷，本地情懷，人文風景，感慨人間世道的無常。而面對人生的無常，壽終的沙漏，作者的回應是：「漏盡了也許還可以倒過來，再漏一次或兩次、三次哩！」

「卷二：春雷無覓處」由一個「孝」字貫串，除了對父母之孝，也有對大地之母之孝。文章探討物候變化，人與自然的關係。因為地球不需要人類，但人類離不開地球。

「卷三：生命的嘆息」由電影看生命。這一卷的主旨，可以用〈抓住生命的嘆息—《依戀在生命最後八天》觀後感〉中的這幾句來總結：「死神往往不請自來，但亦可以教人期待，但當死神真的出現眼前，我們卻又只想逃避。但……永遠躲不過命運的安排。」

真正感悟到自己「活過」的人，自然可以看淡生死，只怕是生不如死！「卷四：詩意地棲居」要說的，不僅是看淡生死，而且要將日子過得詩意一點。

「卷五：說不完的故事」的文章，都是遊記。人生如逆旅，每一個旅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每一個說故事的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即使真有來世，亦不會是同一個故事。

這本書的出版，不僅可以帶來一點正能量，也希望說出，文學可以很個人，同時也可以很貼地，很入世。

目錄

| | |
|---------------------|----|
| 作者簡介 | 4 |
| 本書簡介 | 5 |
| 文相濡序：風起了，真好！ | 10 |
| 自序：漆圓夢 | 14 |
| 卷一：確診之後 | |
| 確診之後 | 20 |
| 從威廉大婚想起 | 24 |
| 真的是樹病了嗎？ | 27 |
| 推廣文化與思想改造 | 30 |
| 謝記結業的啟示 | 33 |
| 蟬，夏日的禮讚！ | 36 |
| 熱狗巴士 | 39 |
| 殤紅棉 | 42 |
| 鴨子的笑聲 | 45 |
| 橡皮鴨的人文基因 | 47 |
| 悼曼德拉 | 49 |
| 哀哉鍾頭鯨 | 51 |
| 平常心看禽流感 | 53 |
| 看「豐子愷的藝術」有感 | 55 |
| 翻情詩集萃有感 | 58 |
| 水窮無盡處 | 60 |
| 陌生的茶餐廳 | 63 |
| 明星 | 66 |
| 含羞草 | 69 |
| 鳳凰木隨想 | 73 |
| 慢活 vs 港鐵霸權 | 75 |
| 已消失和即將消失的…… | 79 |

卷二：春雷無覓處

| | |
|--------------|-----|
| 春雷無覓處 | 84 |
| 大暑三伏天 | 87 |
| 龍年談龍 | 91 |
| 這個立春真寒冷 | 95 |
| 二月初二龍抬頭 | 98 |
| 北京三月雪 | 103 |
| 孟蘭的真義 | 105 |
| 新年祝願——為大自然想想 | 109 |
| 蛇年談蛇 | 111 |
| 清明感懷 | 114 |
| 月餅應該是圓的 | 118 |
| 冬至 | 121 |
| 聖誕的意義 | 123 |
| 龍馬精神 | 125 |
| 冬雨 | 128 |
| 羊年說羊 | 130 |
| 煙糰餅 | 133 |
| 地球在顫抖 | 137 |
| 早開的櫻花 | 140 |
| 木棉的警號 | 142 |

卷三：生命的嘆息

| | |
|-------------------------|-----|
| 在河邊有生命樹 | 146 |
| 敢和宇宙比身段——《擊掌》詩集讀後感 | 149 |
| 抓住生命的嘆息——《依戀在生命最後八天》觀後感 | 153 |
| 《飢餓遊戲》的連串反思 | 155 |
| 《辰巳》的灰色世界 | 159 |

| | |
|-------------|-----|
| 風起了，好好活下去！ | 162 |
| 「叮」……走冷氣 | 165 |
| 《天氣之子》順天應時 | 168 |
| 《奇蹟車站》讓逝者離開 | 171 |
| 狩獵不死鳥的謊言 | 173 |
| 永生其實是一道詛咒 | 177 |
| 《留芳頌》與伊凡之死 | 181 |

卷四：詩意地棲居

| | |
|------------|-----|
| 打破忌諱 思考死亡 | 188 |
| 受難日有感 | 191 |
| 綠色殯葬追思無極 | 193 |
| 喬布斯的死與生 | 196 |
| 從靈灰龕到詩意地棲居 | 199 |
| 廿一世紀的死亡態度 | 202 |
| 獵鹿人的最後抉擇 | 205 |
| 走過一甲子的愛 | 207 |
| 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 | 210 |
| 當存在變成刑罰 | 213 |
| 人生的退場機制 | 216 |
| 死在自己的床上 | 219 |
| 自由地面對死亡 | 222 |
| 「加」入安樂死行列 | 225 |
| 從衛斯理談生死說起 | 228 |
| 李光耀的生死之道 | 231 |
| 加州的選擇 | 234 |
| 善終的權利 | 237 |

卷五：說不完的故事

| | |
|--------------|-----|
| 大澳龍舟遊涌 | 242 |
| 坪洲半日閒 | 245 |
| 雲泉賞荷花不遇 | 249 |
| 春日禮賓府 | 252 |
| 西區的味道 | 255 |
| 日落嘉頓山 | 258 |
| 大澳遊涌 | 261 |
| 葡韻殘荷 | 264 |
| 走在瘋堂斜巷上 | 267 |
| 森羅萬象鄂都行 | 271 |
| 飛越嘉陵江之夜 | 279 |
| 昌江之夜 | 286 |
| 龍虎山印記 | 290 |
| 訪孫中山故居遇醉龍 | 295 |
| 清暉園說不完的故事 | 299 |
| 古芝地道 | 305 |
| 從鴨肉扁到楊家雞捲 | 310 |
| 吳哥行 | 314 |
| 八廓街回望 | 322 |
| 漫步以弗所古城 | 327 |
| 哈瑪麥德看晨曦 | 332 |
| 歐薩薩的日出 | 335 |
| 哈鳩橋之燭 | 339 |
| 紅海不是紅色的 | 343 |
| 斯里蘭卡：包羅萬象小宇宙 | 346 |
| 元宵遇上灑紅節 | 351 |

宋玉琴跋：讓風，繼續吹！

357

漆園夢

常言道，人生如夢。是的，不論長短，人生也只不過是一場春秋大夢而已。一如《三時繫念儀範》云：「生無住相，沉沉傾幻海之漚。死絕去緣，栩栩受漆園之夢。」但人們，總是陶醉於自己的夢中，只願這一場夢，一直延續下去。不過，對我來說，這個夢，也許已經夠長，甚至太長了！

一九九二年十月，我胃裡頭發現淋巴瘤，雖是末期，但治好了。然而，二〇一七年十二月，我又確診了多發性骨髓瘤，當時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終於控制下來，但到了二〇二〇年八月，又復發了。不過，更糟的是，由八月開始的混合治療，雖然醫生一直聲稱壞細胞指數下降了，病情控制得很好，但到了二〇二一年三月，當醫院為我抽取骨髓化驗，準備入院，在胸口植入中央導管，預備自體骨髓移植的時候，才發現那個標靶藥無效！移植也叫停了，並且需要轉用另一種同樣需要自費購買的標靶藥。換句話說，不但達不到治療效果，我也承受了種種不必要的副作用，也平白浪費了高昂的藥費！

問題是，另一種標靶藥首兩個月每星期一針，之後每月兩針；再之後，每月一針，理論上便直到「永遠」。現實是，如何負擔呢？更大的疑惑是，一旦用了二十、三十針之後，又再失去療效，那又怎麼辦呢？至於自體骨髓移植，由於用了多月的大劑量標靶藥，已肯定需要使用自費購買的特效藥，才能從我的體內抽取足夠，但不一定是有質素的幹細胞，以培養出「骨髓」，再重新注入我的體內。

不過，自體骨髓移植也只是希望可以延長存活期，而不是真正的治病。說到底，這個骨髓瘤是不能治癒的。

二〇二一年五月份的最後一天，我對醫生說，到了這個時候，是否移植，已沒有什麼意義了。當時醫生亦很坦白地說，移植可以延長的存活期，平均數是兩年。然而，整個移植過程，包括在胸口植入中央導管、極端化療、抽幹細胞、重新植入、跟進治療、復原復康，需要花一年至一年半甚至兩年的時間！這個真的划算嗎？倒不如好好地過好接下來的日子，一切聽由上天安排好了！

觀乎這次復發，比正常復發的預計時間早約一半，所以，即使完成了移植，其實也不容樂觀，更不應心存僥倖。再說，與其將我們有限的資源虛耗在無盡的醫藥開支上，倒不如將這些資源留下來。我雖「生不帶來」，但也得考慮我「走」了之後……！因此，完成了首兩月共八針之後，我便要求停止用藥。到了六月十五日覆診的時候，雖然醫生極力游說我繼續用藥，並承諾盡快安排移植，但我都拒絕了，而且還要求停用其他兩種治療性的藥物，包括類固醇。醫生最終無奈地同意了，而其他輔助性、預防性的藥物，也因此而一併停用，最後只留下鈣片一種口服藥。不過，奇妙的事情發生了。根據七月六日的驗血報告顯示，一切指數均比預期的好；血色素和體重均見回升。醫生看到這份報告，比我還要興奮，還說：「你當時（六月）的決定是對的！」雖然不知道這個好的勢頭能否持續下去，又或是能夠維持多久，但心裡頭已感恩無限！

七月中旬，我收拾心情，整理過去十年所寫的文章，發現不少文章均有提到剛於今年（二〇二一年）一月離世的母親，還有死去多年的亡父，以及一直在支持和照顧我的細君，玉琴！心裡頭禁不住升起縷縷愁思，無盡唏噓！而不少文章，也在有意無意間提到不

少前塵往事，雖然零碎，但總的來看，在當下與骨髓瘤同行並存的日子，畢竟亦有如步向人生的黃昏。因此，又起了結集成書，出版的念頭。

四季往復循環，但卻永遠是獨一的春夏，不同的秋冬。生命縱是周來復始，若旦夕之常，但人生只有一次。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故事；而每一個說故事的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即使真有來世，亦不會是同一個故事。

這一刻，又再想到蘇格拉底七十歲時，被雅典城邦的統治者，以「莫須有」的罪名判了死罪，要麼繳納贖金，要麼接受死刑。蘇格拉底拒絕繳納贖金，原因是繳納了罰款，並不代表控罪被撤消。相反，城邦的公民便會認定蘇格拉底有罪。蘇格拉底並不在乎他的性命，他在意的是公民生活和城邦生活。所以，蘇格拉底選擇了死亡，而當他在城邦的實踐生活被剝奪之後，並沒有痛苦和抱怨，而是一派安詳，甚至堪稱愉悅地生活。因為他期待着死後可以和聖人、詩人、智者、英雄們見面。

人生的謎題，大自然的玄機，誰能悉知？瞬間千紅萬紫，轉眼愁紅慘綠。滾滾紅塵，亦終必歸於塵土。死亡，真的用不着呼天搶地。當生命的動力消失殆盡，何不讓生命隨煙雲般消散？死亡，壓根兒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只是人與自然的距離愈來愈遠，不論是生活的地方，還是生活的方式和心態，甚至死亡的過程，都不再自然。現代人自以為聰明，迷信科學，自以為在進步，甚至改造環境，卻不知道在所謂進步的背後，其實是在破壞環境，摧折生命。

宮崎駿的動畫《風起了》，描繪出大正至昭和前期，未受污染的日本，沒有一粒垃圾的田園，仍未混濁的天空，引領主人翁奔向理想，游走夢境與真實之間，最後卻只剩下唏噓。然而，宮崎駿一再告誡我們不要放棄，面對現實的殘酷，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法國詩人保羅·瓦樂希〈海濱墓園〉詩中的一句「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風起了！……總得試着活下去！）貫穿全片，是宮崎駿對觀眾坦率而直接的鼓勵。「風起了」代表什麼？是夢想，也是人生路上遇到的種種困阻。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夢，夢醒了再入夢。而無論如何，風起了，也要好好活下去！

曾偉強

二〇二一年七月·如是齋

殤紅棉

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是拍攝紅棉的最佳季節。但近年卻出現教人傷感的現象，有居民向區議員投訴因木棉引致敏感，因而罔顧自然現象，派人辣手「摧花」。

「紅棉盛放，天氣暖洋洋，英姿勃發堪景仰。」有英雄樹之稱的紅棉，是木棉的別稱，以花紅而得名，花開時節，亦會飄散如棉花的細絮。本身屬落葉喬木，因樹形高大，雄壯魁梧，故又名英雄樹。花紅如血，碩大如杯，盛開時葉片幾乎落盡，遠觀活像一團在枝頭燃燒的火苗，極為壯觀。

紅棉子隨風飄揚的景象，是多麼的浪漫，多麼的惹人遐想。可是，城市人卻不僅不懂得欣賞，還與之為敵，近年投訴棉絮引致敏感或觸發哮喘的個案與年俱增，而更可悲的是，事件屢被政客借題發揮，成為爭取選票的手段，非理性、反自然地將花摧殘。

敢問千百年來，紅棉年年開花，棉絮歲歲飄落，為何近年才出現如此這般的問題？一句話，現代人不獨不懂欣賞大自然，而且與自然為敵。可哀的是，大自然可以沒有人類，但人類的存活必須依賴大自然。自命萬物之靈的人類，真是愚不可及！

木棉絮真的引發敏感嗎？在下不得而知，但現代人的毛病來自城市，和不健康的生活模態，絕對不是來自大自然。病因不是棉絮，而是存在於人類體內的心魔。

從前，人類活在大自然的懷抱，順天應時，基本的生存條件取決於四季更迭。今天，政府或個別區議員因應一些毫無常識的投



木棉花紅如血，碩大如杯，盛開時極為壯觀。

訴，在木棉樹花開結果，棉絮飛舞的短短數星期，盲目地違反自然定律，掃蕩木棉花。

例如，粉嶺祥華邨管業處便貼出「打木棉花」的通告，表示（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派員「摧花」。但有愛紅棉居民認為花開花落，理應順應自然，不應因區議員「施壓」而辣手摧花，隨即發起「救救木棉花」運動。事實是，不少居民，均對那些在紅棉間飛躍的小鳥愛不惜手，拍個不停。

又如去年上水康麗花園九十四株木棉樹，不幸地成為政治犧牲品，以居民投訴棉絮引起哮喘為由，迫令康文署派人剪除花果，並

展示橫額邀功，指成功爭取清除木棉花，結果被網民和街坊怒斥他們辣手摧花。

大自然對人類的眷顧無微不至，只是人類不僅不懂回饋，反而要摧而毀之，將自身摒除於大自然之外，全然忘卻人類本是大自然的一員。事實是，木棉速生，材質輕軟，可供蒸籠、包裝箱之用，花、樹皮、根皮，均可入藥，有祛濕之效。至於棉絮，由於華南不產棉花，所以當地居民都會在這個時節收集棉絮，用以代替棉花，作為棉襖的填充料或織成吉布。

現代化、城市化、科技化帶來的惡果，是人類自作的業，卻遷怒大自然的種種。假如世上真有輪迴，我們的下一代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類今天種下的惡因，他朝亦必自嚐惡果。

香港開埠百年，均與木棉一道，木棉展現大自然四季分明的韻律，特別是大地回春，全城吐豔，為人類帶來朝氣活力，象徵生意盎然。屹立百年，象徵正直上進、傲骨不阿的英雄花，被視之為毒物，年年喊打，怎不教人擇筆長嘆！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鴨子的笑聲

一隻黃色巨鴨，二〇〇七年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發，展開環「游」世界之旅。這一站，香港。但誰又會記起，這隻巨型橡皮鴨的雛型，是原產於香港的。也許，就是這點「血緣」關係，逗得港人樂呵呵，甚至可以全城瘋狂來形容。

黃色象徵大地，大地是中華人的歸宿。對於黃土地，中華人有一個解不開的情意結，一種說不出的依戀，就像回歸母親的懷抱。

橡皮鴨勾起港人心底深處遺忘已久的印記。對童年的記憶，對未來的希冀，對生命的渴望。曾經，我們和鴨子是那麼切近。曾經，母親與我們是那麼親密。這隻尋常百姓的兒童玩物，伴着多少人成長，見證多少母與子的故事。

一隻陌生卻又熟悉的扁嘴鴨，勾起多少人快樂的回憶。那些封塵的錄像，潛藏的笑聲，可能是我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鴨子在扁嘴，但卻解開了不知多少個緊鎖的眉頭，為這個不尋常地清涼的五月，平添一絲暖意。為今年的母親節，送上一份額外的溫馨。

屬於母親的五月，也是屬於孩子的五月。巨鴨浮維港，重尋失落的笑聲，教多少張笑臉擠滿整個尖沙咀海傍，教網路上塞滿黃色的聲影。鴨子雖默然，笑聲卻不斷。

黃色巨鴨出自荷蘭藝術家霍夫曼之手，設計靈感源自兒童洗澡時的玩偶橡皮鴨。黃色橡皮巨鴨承載着愛與和平的信息，已先後游走十個國家十二個城市，包括荷蘭阿姆斯特丹、日本大阪、巴西聖保羅和澳洲悉尼等。繼香港之後，巨鴨會到美國、中東等地，繼續傳送愛與和平的信息。

愛有多少種，一言難蔽之。而沖涼鴨的愛，想是最純潔無瑕的愛。是母親對兒子的愛，是孩子對母親之愛，是無私的愛，是世上最為彌足珍貴的愛。爛漫天真的孩子，全是母親眼中的小天使。母親溫柔親暱的雙手，是孩子心中的庇所。

為孩子洗澡的場景，無論是現今的浴缸，還是昔日的膠盆，同樣洋溢着溫暖的空氣。那種感覺，是最原始的本能，是最真切的情感，一直潛藏在內心，留在歲月的寶盒。

這一個五月，鴨子的笑聲響徹維港。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



巨鴨浮維港，教笑臉擠滿整個尖沙咀海傍。

橡皮鴨的人文基因

全世界第二大，特別為香港而設計，而且是香港製造，六層樓高的巨型黃色橡皮鴨，整個五月停泊在海運碼頭，供人欣賞之餘，亦掀起全城鴨熱。香港人對這隻巨鴨如此着迷，這到底反映什麼？

由荷蘭藝術家霍夫曼創作的黃色巨鴨，自二〇〇七年起開展「橡皮鴨游世界」之旅，傳達愛與和平的信息，但究其實，這隻巨鴨的原型，卻來自香港。也許，就是這點「血緣」關係，同氣連枝，教港人為之着迷。

巨鴨的設計構思源自沖涼鴨，而沖涼鴨則早於一九四七年由香港原創生產。當年的「膠鴨仔」同樣是黃色，同樣擁有胖嘟嘟的身子，但嘴巴卻是張開的，而且一組四隻，以金屬扣串連起來，兩旁有輪子，使其「會行會走」。最前方較大的是母鴨，後面跟着三隻小鴨，代表母與子的親密關係，滲出一絲情味。

不知是刻意的安排還是巧合，巨鴨的展期正好橫跨母親節，勾起了多少人兒時回憶之餘，亦有意無意地將潛藏內心的母與子的親情釋放出來。從前，母親都會為孩子洗澡，那份溫馨的愉悅，可能留在我們潛意識內，是一生中最快樂的回憶，只是閒時沒有察覺而已。

然而，現今母親為孩子洗澡的機會少了，因為有家傭代勞。而巨鴨的出現，正好提醒我們母與子的關係，無論如何是無可替代的。透過孩提時候種種父母與孩子的交流，包括為孩子洗沐的時刻，將這份天地間最純潔偉大的愛，植根於我們的心底深處。

羊年說羊

匆匆走過甲午，送馬迎羊，歲次乙未。這個地球，真的轉得愈來愈快。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便曾以「羊腍熟」來形容時光的飛逝。他的〈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詩云：「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才如熟羊腍。」不知這個羊年，又會否「如熟羊腍」，或如「搏扶搖羊角」般瞬間遠颺。

《說文解字》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為「祥」，所以「吉祥」就寫作「吉羊」。羊象徵安泰。古語有「三陽開泰」，後亦作「三羊開泰」，出自《易經》，指冬去春來，陰消陽長，象徵吉利。後人附會出「三隻大角羊聚立一處」，成為民間吉亨之象。

在古人心目中，羊擁有正直、美好的形象，久而久之，便成為正義的象徵。東漢王充《論衡·是應》云：「觥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戰國時代，秦楚等國獄吏皆穿上帶有獨角神羊圖案的冠服，以示莊嚴神聖。

羊性喜清潔，居於乾燥整潔之處，餐草飲泉，潔身離穢。羊天生馴順，反抗性差，欠缺鬥心，即使被宰殺，亦只低吟，引頸就戮。羊本性孝順，初生便知「跪乳」。《三字經》云：「羊初生，知跪乳。」後來人們用羔羊吃奶跪拜母親這一形象，教化人們孝順父母。《三字經》開篇「人之初，性本善」的善字，和這個羔字，都從羊。善字表示古代統治者希望人性如羊，便於管理。羔，羊子也，從羊，從火。火指羊子的生命之火。

從羊的字多有馴順之意。例如：詳、祥、羞、祥、翔、養、洋、羔、美、鮮、羨、善等。其中「美」字從羊從大，古人以羊為主要副食品，肥壯的羊吃起來特別美味。所以《說文》云：「美，甘也。」老子《道德經》有云：「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治理大國要像煮小魚一樣，不能多加攪動，多攪則易爛，比喻治大國應當無為。「魚」表示「鮮」的本義與「魚」有關；「羊」寓意馴順，指古代貴族家的廚師們，在廚師長的帶領下像羊群一樣馴順地運作。

至於羊如何成為十二生肖之一，民間有這樣的一個傳說：羊曾因盜五穀種籽給人類而捨生取義，人類感恩，便要求玉帝將羊列為十二生肖之一。

話說在洪荒時代，人間沒有五穀，人類依賴蔬菜野草為生，因而嚴重營養不良。有一年秋天，神羊從天宮下凡，發現人類個個皮黃骨瘦。神羊善心頓起，承諾為人類帶些糧種來。原來當時只有天宮才種有營養豐富的五穀。然而，玉帝不願與人類分享糧食。神羊便偷偷溜進御田，摘下五穀，偷下凡間，把種籽交給人類。

後來玉帝發現人間出現五穀，便命令天宮宰掉神羊，並要人們吃掉羊肉。到了第二年，在神羊行刑的地方，長出了青草，亦出現了羔羊，羊從此便在人間傳宗接代，以吃草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貢獻給人類。當人類知道玉帝要挑選十二種動物為生肖時，人們便一致推舉羊作為生肖之一。

羊不僅為人類送來五穀，也奉獻上自己的肉。由於羊為火畜，所以不論南北，人們皆喜吃羊肉禦寒。羊肉味苦、甘，性大熱，無毒，可入藥。但與蕎麵、豆醬同食，則會引發舊病；而與醋一起食用則傷人心。

記得多年前曾在牛頭角某茶餐廳吃過一鍋藥膳羊腩煲，雖然是街坊小店，但用料十足，品質上乘，至今回味無窮。可惜牛頭角一帶已面目全非，該家茶餐廳亦已走進歷史舞臺。這個年頭，雖然有凍肉供應，但羊肉始終價高量少，想吃一鍋像樣的羊腩煲亦不再那麼容易。事實是，這個馬去羊來的冬季雖不太冷，但最是想念的，仍是這鍋羊腩煲。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五日

煙樺餅

農曆四月初七，與玉琴重遊沙田萬佛寺。雖然連日陰雨，但當天下午，卻乍現陽光。登山後，不經意已汗流浹背。環寺四顧，青山依舊，只是額上青絲已然褪色。而歲月中彷彿停頓。不老的是莊嚴聖殿，月溪寶地。不易的是十八羅漢，觀音慈顏。

這一天，卻與尋常日子有所不同。由於佛誕已屆，齋堂有一年一度的「芫茜餅」供應。玉琴衝口而出說成「芫茜餅」，但立即被更正。雖然齋堂寫的是「芫茜餅」，但正確名稱應為「樂樺（粵音「聯西」）餅」，或「煙樺餅」。中文大學中文系的「現代標準漢語與粵語對照資料庫」，亦有收錄「煙樺餅」一詞，為「餅食一種」。

「芫（粵音綏）」，即芫茜，又名胡芫、芫芫，俗稱香菜。原產地中海沿岸，《康熙字典》有「張騫使西域得胡芫」之語，說明芫茜本非產於中土。其實，芫茜是葷菜，不能用齋。「芫茜餅」實為「煙樺餅」之誤。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香港中草藥》第五卷，便載有製作「芫茜餅」之葉，應是樂樺葉，或樂樺葉。但長期以訛傳訛，變成了「芫茜餅」、「葷芫餅」，甚或「芫茜餅」。

「樂樺餅」源於中山，其後演變為珠江三角洲一帶廣東人的傳統小吃，也是珠三角一帶農曆四月初八佛誕的特色食品。

傳說二百多年前，某年的浴佛節，一個遊方僧來到香山縣龍塘樹坑的河邊，準備沐浴，一條大蟒蛇突然闖了出來，直奔和尚。和尚拔出寶劍，將蟒蛇斬成數段，丟在河裡。這時來了個酩酊漁翁，他抓起蛇頭蛇尾，胡亂地舞起來，竟然令蟒蛇復活，變成一條龍，

騰空而去。而餘下的蛇身，則在河邊變成了幾棵小樹，也就是現在的欒樺樹。

後來，有一年夏天，當地發生瘟疫，死了很多人。河邊有戶窮苦人家，因為無力延醫購藥，嗅到欒樺樹葉發出清香，便摘了一把，回家搗碎沖水喝，不久病就好了。這事一傳十，十傳百，人們紛紛採摘欒樺葉沖水喝、做餅吃。後來每年的四月初八，人們便做「欒樺餅」來貢佛。而欒樺樹也因而被稱為「亂世樹」。

話說我們買了「煙樺餅」回家，母親一看笑逐顏開，連聲稱是，更隨口說得出它的名字來歷，還一口氣吃了兩個。原來母親年輕時，在東莞老家，每年佛誕都親手做這個「煙樺餅」應節。這個墨綠色的糕餅，又一次勾起陳年的回憶，家鄉的味道。她吃着「煙樺餅」，說着從未提起過的故事，臉上則流露出一股莫名的歡喜。在下啖着這個餅，亦彷彿在細味從未經歷過的時代。

欒樺，又名煙樺，學名「闊苞菊」，原產於印度和南中國。《中華本草》記載，欒樺性溫味甘微苦，祛風去濕，具有暖胃去積、散結等功效。《廣州植物誌》載：「農曆四月初八日相傳為浴佛節，廣州舊例於是日常摘取其葉，搗爛後和以米粉及糖製成粢粩，名為欒樺餅，市上間有出售，小孩食之有暖胃去癩（積）之效云。」做法是將欒樺葉搗碎，以粘米粉、糯米粉和糖，加水搓成粉糰，再經過倒模，蒸熟後就成為了「欒樺餅」。

「欒樺餅」呈墨綠色，入口軟滑煙韌，味道清香，略帶甘苦，除原味無餡之外，一般以豆泥或蓮蓉作餡料，以減其苦澀。由於欒樺葉開花後香味便會消失，因此要趕在夏季開花前採收嫩葉，才能做出清香的「欒樺餅」。故此，每年也只有佛誕前後，才有「欒樺餅」供應。



這個煙樺餅，勾起母親陳年的回憶，家鄉的味道。

著名書畫家黃苗子是廣東中山長洲人，其祖父黃紹昌是晚清光緒年間大儒，曾經寫過一首〈鐵城竹枝詞〉，詠及中山的「煙樺餅」。詞云：「四月煙樺滿路邊，拈來製餅味香甜；醉看兒輩爭番啖，浴佛人傳倍鬧喧。」少年時被譽為神童，曾任中山紀念圖書館館長和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的香山老革命家鄭彼岸，在其《新新樂府·四月八》中，也有這樣的詩句：「四月八，拜菩薩，家家做餅搗礬西，捧出蒸籠熱辣辣。」不難想像，當年家家戶戶做餅，鄰里相送，彼此相贈，互相傳遞祝福的和諧喜悅。所謂小康大同，不就是如此？

另有一說指煙樺葉子顏色是那種含煙霧狀的粉綠色，因而取名煙樺。而且煙樺的名字才是「正統」，礬樺實為俗名。資料顯示，這一俗名於一九三二年，才收入生草藥家蕭步丹的《嶺南采藥錄》中。

且不論名字的長幼正俗，「我今灌浴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眾生今離垢，同證如來淨法身。」農曆四月，洗滌身心之後，啖一口「煙樺餅」，讓那股奇妙的甜美，獨特的香氣，沉澱俗慮煩憂，足可除垢納福。而無論是濟亂世的仙草，還是祛煩憂的甘艾，每當聯想着那一叢叢煙霧狀粉綠色的葉子，於焉淒迷，畢竟最能觸動人心，亦瀰漫着無涯詩意！

刊於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報》文學版

地球在顫抖

八月二十四日，意大利中部歷史名城佩魯賈（Perugia）附近，發生六點二級淺層地震，多個山城夷為平地。震區儼如世界末日，災民恍似置身地獄。地震威力強烈，百多公里外的首都羅馬，以至鄰國瑞士，甚至一海之隔的克羅地亞均有震感。

意大利這次大地震，引起全球關注，成為國際焦點。但同日，印尼蘇門答臘南部海域發生的五點九級地震，以及緬甸發生的六點九級地震，卻幾乎沒有人留意。事實是，地震已非偶然，更不是遙遠的事。

根據中國地震局的統計，今年（二〇一六年）截至八月十九日，全球已發生了十二次七級以上地震，包括四月十三日緬甸七點二級地震和四月十六日日本九州七點三級地震。去年全年，則有十八次七級以上的大地震。

再看遠一點，由二〇一〇至二〇一四年，分別錄得二十八次、二十五次、二十次、二十三次和十三次。在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九年期間，發生七級以上地震的次數，平均每年十七點七八次。

而截至七月三十一日，中國大陸及周邊地區發生五級以上的地震，已有二十一次。而去年全年，大陸及周邊地區共發生三十次五級以上的地震。二〇一三年和一四年，則分別錄得四十五次和三十一一次。

看近一點，在截至八月二十七日止，全球在今年八月份，共發生了七十一一次介乎二點二至七點五級的地震。這些數字，說明一個

風起了，好好活下去！

宮崎駿是愛國的，但他反對軍國主義。他是軍事迷，但他也是反戰的。在理想與現實的無奈之間，他選擇實現理想，縱使同時發出悲涼的嘆息。

動畫電影《風起了》描繪出大正至昭和前期，未受污染的日本，沒有一粒垃圾的田園，仍未混濁的天空，引領主人翁奔向理想，游走夢境與真實之間，最後卻只剩下唏噓。然而，宮崎駿一再告誡我們不要放棄，面對現實的殘酷，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法國詩人保羅·瓦樂希（Paul Valéry）〈海濱墓園〉（*Le cimetière marin*）詩中的一句「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風起了！……總得試着活下去！）貫穿全片。是宮崎駿對觀眾坦率而直接的鼓勵。「風起了」代表什麼？是夢想，也是人生路上遇到的種種困阻。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夢，夢醒了再入夢。而無論如何，風起了，也要好好活下去。

《風起了》不僅是宮崎駿的告別作，也多少帶點感情投射。且不論情節是否與宮崎駿本人的經歷相似，也不論是否為父親說項，電影中的日本少年堀越二郎的際遇，便彷彿是宮崎駿追尋夢想的過程，對國家從災難中走出來的盼望，和對戰爭的否定。

主人翁堀越二郎自小便沉迷於飛機，但由於近視的關係，不能當飛機師，因而醉心於飛機設計。意大利飛機工程師卡普羅尼（Giovanni Battista Caproni）成為了他的偶像，也一而再地在夢中與卡普羅尼對話，在這夢幻與現實之間，道出了理想的堅持，縱使結果並非由自己控制得了。



風起了！也要逆風前行！

雖然二郎強調工程師的責任是設計出能夠橫越長空的飛機，不管飛機如何運用。但在二郎的理想中，飛機是載人，包括孩子翱翔天際的，是為人類帶來喜悅的。在一次會議中，二郎便強調要提升飛機的性能，必須減少負載武器的重量，彷彿是在否定以飛機作為戰爭工具。

在結局中，二郎淡然地說，飛去履行轟炸任務的飛機沒有一架飛回來，也似乎是在重申反戰的觀點。但淡淡然的一句話，聽在日本人和中國人的耳中，卻又勾起迥然不同的反響。

故事細緻地描寫二郎的飛行抱負，從小到大，不斷研究和設計飛機，其中穿插了他和菜穗子的愛情故事，教人反思理想與愛情、國家與家庭、群眾與個人的種種矛盾。身患肺結核而且性命危在旦夕的菜穗子，最後叮囑二郎「風起了，要努力好好活下去！」可以說是電影點睛之處。

《莊子·天地篇》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假如輪船代表人類征服海洋，飛機便代表着人類征服天空。當人類的力量愈來愈強大，野心也愈益膨脹。飛機只是工具，本身並沒有對錯，犯錯的永遠是人類。《風起了》宣示了這一觀點，也教人反思科技為人類帶來的改變，和如何改變人類。

風起了！也要逆風前行！二郎和卡普羅尼一樣，選擇有金字塔的世界，寧願在亂世中堆砌夢想，也不願放棄追夢。我們呢？到底是「要有金字塔還是沒有金字塔的世界」？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叮」……走冷氣

在電影《月滿軒尼詩》中，愛蓮（湯唯飾）對阿來（張學友飾）說過，她對電車沒有什麼感覺。也許就是因為這句對白，所以才找來湯唯演這個角色。因為，只要是香港人，都不會對電車沒有感覺。雖然，每一代人都有其獨特的感覺。

阿來也不甘示弱，立即詭辯式地證明了香港人百分百愛電車：問任何一個（香港）人，喜歡稅局還是電車。事實是，電車堪稱香港之寶，不僅承載着香港百年來的起落跌宕，而且也曾跟香港一起停擺。

雖然公司已由法國人持有，但電車仍絕對是香港的標誌。有人認為電車落後、古老，未能跟上時代的步伐，應該淘汰，甚至送進博物館。但究其實，在促減排、倡環保，慢活之風漸成時尚的今天，電車又成為了地球村的新寵。

「叮叮」沒有冷氣，一直是理所當然，本當如此的。不過，電車公司近日推出「冷氣電車試驗計劃」。聽到這個計劃，未坐上冷氣車廂，心裡頭便已涼了大半。雖然電車公司表示歡迎乘客提供意見，但同時表明在搜集及評估數據及參考乘客意見後，「再微調車廂溫度及通風設定以繼續進行測試。」也就是說，冷氣電車似乎已事在必行。

問題是，愛電車，就是因為它天然，無冷氣。可以讓陽光和清風撲面而來，讓街上的喧嚷走進耳朵。讓城市的氣味，無論是西環的海味，灣仔的街市，還是北角的花店，均可自然而然地飄落鼻腔。

假如換上了密封的冷氣車廂，倒不如躲進冷冰冰的空巴，又或是暗無天日的地鐵罷了！

同樣是湯唯，在李安導演的《色戒》中，王佳芝（湯唯飾）在香港大學演罷話劇，與同學遊電車河的一幕，將老香港完整地重現眼前。空空的車廂，在路軌上穿過冷冷的大街，霓虹廣告在黑夜中如歌星似的耀眼。也不知是車在搖，還是燈在晃，看的人都着了迷，都醉了。

電車悠悠，歲月匆匆。曾經，在下在北角工作，但上班時間卻是人家的下班時間。因此，往往能乘坐電車上班。現今的人稱之為「慢活」。在車廂內，曾經見過不少溫馨鏡頭，浪漫情景；也曾留下難忘的記憶。而從電車上層的高度，更有一種超然的態勢，看似與世無干，卻又伸手可及。

這個城市，正在不斷遺忘，甚至是不斷撕掉歷史。與陽光空氣、清風絲雨無有隔閡的電車，恐怕在不久將來也要成為歷史。時間不會停留，只會不住溜走。每次登上電車，總是百味紛陳。例如經過莊士敦道龍門大酒樓舊址，腦際都不期然浮起一些往事……。只是再也吃不到龍門的炭燒燒味。也許，有一天，坐上電車，也只剩下一種感覺：冷！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日



只要是香港人，都不會對電車沒有感覺。

打破忌諱 思考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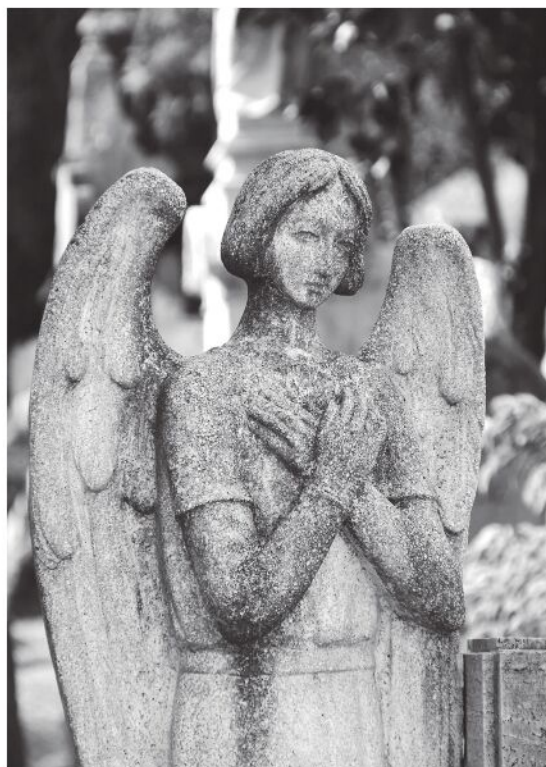
又見重陽盡孝時，但假如唯一能盡的孝是讓母親得到解脫，那又該如何？在紐西蘭，一名男子協助罹患末期癌症的母親安樂死，被控企圖謀殺，今年（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展開聆訊。

現年四十九歲的被告大衛遜（Sean Davison）和終年八十五歲的母親帕特里夏（Patricia Ferguson）都是醫生，大衛遜定居南非，是一所大學法醫實驗室的主管，與華裔妻子育有兩名子女。他的母親則早已退休，並一直享受着多采多姿的退休生活，但到了她八十三歲那年，也就是二〇〇四年，帕特里夏證實患上癌症，初期的治療反應良好，直至兩年後，癌細胞擴散至各器官，她的子女們，包括大衛遜便趕到紐西蘭跟她說再見。

帕特里夏並非尋常婦人，她早已訂立預先醫療指示，亦已開始斷食，只接受鎮痛藥物。然而，斷食至死的過程也可以很漫長，而她的身體亦已開始腐壞，這個過程實在比死更難受。她懇求大衛遜協助，讓她得到解脫。大衛遜起初拒絕，但不忍眼巴巴看着她活受苦，最終也是答應了她。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他給帕特里夏高劑量的嗎啡，並對她說：「喝了它，你便會死。」她喝了，六小時後死去。大衛遜形容那一刻是喜悅的一刻。此事一直無人知曉，直至他在他二〇〇九年六月出版的書中提起，才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並在同年九月被捕，但卻獲准保釋，留在南非，直至被控企圖謀殺，今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紐西蘭展開聆訊，聆訊預計長達三星期。

這個案有很多值得思考之處。即使訂立了預先醫療指示，並



慎終追遠，無分中西，古今一如。

得到執行，亦可選擇在家中，在家人的陪伴下安度人生中最後的歲月，而在紓緩治療相對發達的紐西蘭，病人依然選擇斷食以求大去，而最終在身心極度痛苦之下尋求助死。問題出在哪裡？一句話，如何確保死亡的尊嚴與素質！

相對而言，香港的善終服務長期得不到正視，資源不足，政府有力無心，而弔詭的是，善終正是中華人最為渴求的。香港的紓緩治療表面上推行多年，但若剔除自我感覺良好，卻似乎依然舉步維

艱。預先醫療指示既不普及又沒有法律效力，大多數病人亦不能選擇在家安度餘日。香港的瀕死病人的處境可想而知！君不見因病厭世而自殺的新聞，幾乎無日無之？若論及死亡的素質與尊嚴，香港實在落後得可憐，更遑論整全的善終服務。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但究其實，應是「未知死，焉知生？」若不明白到死亡的不確定之確定，又如何如實把握當下現在，全力幹要幹的事？若不明白到個體生命的有限性，又如何懂得珍惜生命？死亡，雖然是中國人的一大忌諱，但亦應是時候打破忌諱，多談生死，思考生命。誠如塞內卡所言，不懂得如何好死的人，不會活得好。

生和死正是一幣之兩面，人甫生下來便朝向死亡這結局進發，每一天也在死着。因此，叔本華便直言，我們無所懼於死亡，正如太陽無所畏於黑夜一樣，要毫不畏懼地面對面看着死亡。雅斯貝爾斯也說過，學習如何去生和學習如何去死實際上是一回事。

慎終追遠，無分中西，古今一如。但若真的談到慎終，卻又是一片茫然，偌大的空白仍等待着我們去填補。

刊於二〇一一年十月六日香港《星島日報》評論版

編按：二〇一一年九月，大衛遜承認協助自殺，被紐西蘭法院判處五個月家居拘留。他一直推動安樂死，並在南非成立推廣安樂死的組織「Dignity South Africa」。紐西蘭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公布十月十七日舉行的公投結果，讓安樂死合法化的《生命終止選擇權法案》（*End of Life Choice Act 2019*）獲得百分之六十五點一贊成票，確認通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正式生效。

受難日有感

原是受難日，卻為何稱「好的星期五」（Good Friday）？也許，正是因為這一天，那一個人的苦難，為人類帶來新生。正如《聖經》所言，若不死便不能生，而這個「生」，是永生的生。

復活節的前一個星期五，是耶穌基督的受難日。受難日是紀念耶穌在地上的生命最後階段的「聖周」中最重要的日子。「聖周」是從復活節前的一個星期日，即傳說中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城，群眾以棕櫚枝歡迎他入城開始計算，到星期四耶穌與門徒吃過最後的晚餐，星期五便被定罪釘十字架而死，死後第三天，即星期一復活。耶穌基督的受死和復活，也就是《新約聖經》的核心思想。

耶穌自稱基督，意思是猶太人的王或彌賽亞。耶穌三十歲以前的記載不多，只知道他是個木匠，過着一般猶太人的傳統生活。也有傳說耶穌曾到印度遊學，因此其思想帶有東方色彩。當時以色列受羅馬統治，而根據猶太人的傳說，他們的王必會出現，領導子民重新立國。

耶穌三十歲以後開始傳道，收門徒，行神蹟，名聲傳遍了全國，引起了在以色列境內的羅馬官員和猶太領袖的注意。到了他三十三歲時，便因聲稱自己是神的兒子，被宗教領袖要求羅馬政府處死他。最後在找不出罪證和任何罪行下遭受酷刑，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去。

然而，這一切卻是耶穌所預見的，他不是被殺死而是自我奉獻生命，他以自己的血，為人類和上帝訂立新約，赦免人類的罪，讓

人類重得永生。所以《聖經》上說，若不死便不能生。意思是若耶穌不為人類而死去，人類便不得重獲永生。

根據《舊約聖經》，人類本來是可以永生的，但因阿當夏娃吃了禁果而擁有智慧，上帝怕他們再吃生命樹的果子而得到永生，於是便把阿當夏娃逐出伊甸園。從此人類便要經歷生老病死。

舊約反映原始宗教對死亡的態度，人本來是可以不死的，只是犯了過錯而受罪，而罪的代價乃是死。死亡也就成為了不可逾越的界線，因為死亡是生命的終結，而對死亡的恐懼，除了來自對死後世界的恐懼，亦是對於在生時所有一切的眷戀。

死亡，成為了人類生命中最大的敵人，為了超越死亡，戰勝死亡，便有新約的出現。人類藉着耶穌的血，與上帝重訂新約，讓一切信耶穌是神之子的，都可以得到永生，從而超克心底裡對死亡的恐懼感。

受難日和復活節，應是我們反思生命的日子，為何害怕死亡，為何渴望永生，生時的所有，真的那麼重要嗎？生為何，死為何，當我們坦然面對生命的非必然性，和死亡的必然性，便能體會到其實我們毋須害怕什麼，死亡後能否復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生之時好好的珍惜，而非等到失去了才感可惜，更毋須害怕失去什麼，因為目前當下擁有的，便是最好的。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綠色殯葬追思無極

聖嚴法師曾經說過，骨灰跟精神生命毫無關係，只是肉身生命最後的一分碳。如果老是執着於遺骸、骨灰的落腳處，「就像是想把每天梳頭掉落的頭髮或身上褪下的皮屑收攏帶走一般，好累啊！」事實上，聖嚴法師的骨灰，就是撒在法鼓山骨灰植存公園內，不立碑，亦不設靈龕。

基於如土地資源等種種問題，現代人雖已接受火葬替代土葬，但由於大眾仍傾向保有一個可以在清明祭拜的地方，因而令龕位取代了墓園，成為追思與祭拜的載體。然而，靈灰龕位的短缺卻又產生了不少另類問題。

在可持續的前提下，近年興起了綠色殯葬。綠色殯葬在外國已存在廿多年，例如在澳洲，便早已深入人心。英國亦早於一九九三年建成了全球第一個綠色殯葬陵園，時至今日已增至二百多座。

綠色殯葬有兩個含義，一是指節儉辦喪事，二是指葬式，採用骨灰回歸大自然的方法，譬如樹葬、海葬、灑葬、花葬等。相對於土葬和靈灰龕，綠色殯葬不但更加節地和環保，而且還可以為城市營造新的綠化面積。而不論是花葬還是海葬，綠色殯葬均蘊含着天人合一的哲思，讓自然的生命回歸大自然，讓生命昇華，亦可從而推廣尊重、關愛、珍惜生命生命觀。

所謂樹葬，是讓家屬選擇喜愛的植栽區作為下葬點，由家屬親自執鏟，掘出地穴，放入以可分解棉紙袋盛裝的骨灰，然後覆上土石。至於灑葬則沒有穴位，而是自由遍灑在指定的花園區。花葬即

是把骨灰倒進花壇下方地窖，讓其自然溶解。海葬便是把骨灰撒入海中，回歸大自然。

中國民政部在二〇〇九年明確提出推廣樹葬等節地葬法，推動綠色殯葬。然而，民眾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仍然不高。根據統計，濟南市每年約有一萬六千人去世，但採取樹葬、花壇葬等的僅有三百多人。同樣是一線城市，北京人也愈來愈接受骨灰撒海，但骨灰深埋、樹葬等生態安葬方式，仍為數不多，有的公墓開展骨灰深埋節地安葬，三年僅安放了十八份骨灰。

推廣綠色殯葬，得首先改變傳統認為樹葬、灑葬或海葬，令先人「死無葬身之地」，對先人大不敬的觀念。綠色殯葬雖備受推廣，但其載體的抽象，一般人尚難接受，因此，推廣綠色殯葬，關鍵是如何誘導大眾接受綠色殯葬的載體。例如把先人骨灰撒海、撒花園、深埋植樹，對先人的緬懷只存心裡，但春秋二祭，卻沒個安排處，正是無處話淒涼，那種憂思如何撫平？

但究其實，除了長懷五內，對先人的思念可以是無處不在的，因為我們思念的並不是那堆骨灰，而是逝者留下的精神，長存於心內的懷想，是往生者留存的身教行誼。事實是，即便把骨灰安置於靈灰龕內，除了子孫後代，同氣連枝，別人又如何產生幽思憐惜之情？

假如生命由愛開始，何不讓生命以無私的愛回歸自然。譬如海葬，凡是涯邊海岸，都是思親的地方。又如花園葬、樹葬，不僅讓逝者與花草林木為伴，亦讓青蔥芬芳遺世同享，而縱使沒有墓碑，卻還有一處花木或公園可供徘徊憶念。

雖說喪葬是傳統文化，但現代人表達緬懷祖宗的情懷，又何妨跟隨時代的步伐趨前，讓殯葬載體多元化，例如香港的食環署除了

大力推廣綠色殯葬，設有八個紀念花園及在指定香港水域提供免費撒灰服務，還提供免費的「無盡思念」網上追思平台，讓市民隨時隨地透過互聯網悼念摯愛逝者。

二〇一三年四月六日

吳哥行

只見泥濘，不見垃圾。難道這裡真的窮到沒有垃圾的地步？在暹粒，不論是大小吳哥還是周邊景點，又或是中心鬧市，街上路旁都不見垃圾。這裡無疑是個很清潔的地方。也許人類製造垃圾的能力與繁榮程度真的成正比。

我和多年好友兼旅行拍檔「阿魚」抵達暹粒的時候，已是晚上八時許，甫踏出機場便找到預先約好的司機陳先生。他手持寫上我們名字的紙板。他年約四十，也許更年輕，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坐上他的「篤篤」後，他說當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剛剛才停下來，希望明天天氣會較好。

因為那是我們吳哥之旅的第一天，行程包括離暹粒市較遠的女王宮、高布斯濱和奔密列。由於路程遠，所以是坐小汽車，而不是乘「篤篤」。但當天午後出現暴雨，我們被迫改變行程，沒有去羅洛寺群，而是參觀了博物館。這為此行留下一點遺憾，但卻益顯吳哥行之難忘。吳哥就是這樣變幻莫測，早上令人汗流浹背，下午可以大雨滂沱。暴雨是這裡的常客，不難想像雨季這裡的狀況。遠離市區的民居都是架空而建的，離地約兩米，有些會更高一點，全是木屋。在這種環境和氣候，木材無疑是最佳的建築物料。

由於陳先生要接待上海的旅客，所以由他的同事「阿甸」駕「篤篤」負責我們餘下的行程。「阿甸」是個老實人，他原是務農的，還擁有耕作的牛隻。每當我們的「篤篤」經過稻田的時候，他都興奮地指給我們看：「那是稻田。」事實是，大米是當地人的主要食糧。

吃柬埔寨菜，只管點菜，因為每一道菜式，包括湯，也會奉上份量十足的米飯。東國人吃的湯和中國人或西方人喝的都不同，他們的湯內有很多湯料，加上白飯，足夠一人的食量。起初我們不知，點了兩個湯，還準備點兩道菜，幸好侍應小姐阻止了我們，否則兩個人如何吃得下四人份量的飯餸？

雖然「阿甸」只有四十一歲，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至少十歲。他現在已擁有自己的「篤篤」，育有三個孩子。除非遠離暹粒市區，否則他中午必會回家吃午飯。他告訴我們，當地正常的上班時間是早上七時。東國人的誠實勤勞，在他身上完全呈現了出來。但畢竟人在江湖，幹旅遊業的，也不得不守一點江湖規矩，也同時多賺一點美元。有一次當一天的行程完結後，他突然在路旁停車，說要帶我們去一家商店，但叮囑我們不要購買任何東西，只要逛足十分鐘才離開便可。他坦白告訴我們，該店會為司機們蓋印，不論客人有沒有購物，每次一個，蓋滿十個印便可兌換十美元。

吳哥不少主要景點都有一些孩子主動充當嚮導，也有不少兜售紀念品、領巾、汗衫等的小販，但情況比印度要好得多。除了這些東西，處處都有售賣椰青的小販，這應是門不錯的生意，因為在柬埔寨這種酷熱的天氣下，一個清涼的椰青比任何東西都要棒。在某些景點，如龍蟠水池、聖劍寺和荳蔻寺等，我們還遇上一些賣畫的青年，畫的質素亦相當不俗，而且價格合理，當然還可以議價。圖畫是畫在米紙上的，不怕因摺疊而弄損。

在寺廟或其他景點的小販，不少仍只是孩子，但已懂得多國語言。當我們不理睬他們時，他們會不停地轉換「頻道」。他們大部分也有上學，由於學校實行上下午兩班制，所以上午上學的孩子，下午便出來幹活；而下午上課的，便在早上幹活。算起來，不論是充當嚮導還是售賣紀念品，他們的收入都可能比他們的父母多。充

當寺的導遊每次小費一美元。我們在奔密列便遇上這樣的孩子，他對於奔密列瞭如指掌，比一般旅遊書所說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人說，到柬埔寨若不遊吳哥，便如入寶山空手回。這句話絕對正確。吳哥在暹粒省內，面積約一萬多平方公里，曾經是吳哥王朝的心臟，其後被遺忘了近五百年。它見證了吳哥文化的光輝和殞落。回想吳哥全盛時期，人口約百萬之眾，而當時的倫敦人口亦不過五萬。當年吳哥王朝大興土木，築起無數寺廟，加上戰禍連年，幾度盛衰，最後亡於暹羅，吳哥因而被遺棄於叢林之內，默默地守護着高棉的微笑。弔詭的是，暹粒便是「打敗暹羅」的意思。中國的先哲早已指出：「兵乃兇器。」戰爭足以摧毀一切，即使是高度的文明。

「吳哥」源於梵語，是「都市」的意思。它是九至十五世紀高棉王國的都城。吳哥王朝於西元八〇二年，由賈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建立，高峰期版圖包括部分現在泰國、老撾、緬甸和越南的土地，期間共有廿五位國王。最後於一四三二年被暹羅打敗，從此吳哥便被遺忘了五百年，直至十九世紀中葉被法國人「發現」，才得以重見天日。

可惜的是，高棉對本身的歷史沒有任何文字記載，反而是中國的文獻中提及的扶南和真臘，成為了高棉遠古時代僅存的文字紀錄。中國元朝時有位名叫周達觀的使節，曾於一二九六年抵達吳哥，還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回國後寫成《真臘風土記》，詳細敘述了當時吳哥的風土人情，其中有「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屯聚養育之地。珍禽奇獸不計其數。」等描述。

據《真臘風土記》形容，吳哥王朝是豐衣足食之地，很多前往營商的中國人也會在那裡落戶。有趣的是，《真臘風土記》提到「國

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這亦解釋了華人與柬埔寨關係密切的遠因。當地人至今也會慶祝中國的元旦，而且還保留着貼揮春的習俗。而「阿甸」帶我們參觀的購物中心，門外除了以英語和柬埔寨語寫上的名字，還有華文。事實是，當地不少商舖也標示着中文的名字。



吳哥被遺棄於叢林之內，默默守護着高棉的微笑。

對柬埔寨來說，吳哥古蹟是個極其重大的遺產，是祖先留下來的無價寶。據說吳哥古蹟共有超過五百處，即使只選擇其中的主要景點，也需要約一星期的時間才足以遊畢，試問一般的旅行團，又如何能讓我們仔細欣賞真正的吳哥？如今所指的吳哥，包括大吳哥、小吳哥和周邊的其他景點。

大吳哥又稱「吳哥通」（Angkor Thom），即吳哥王城，包括巴戎寺、巴芳寺、吳哥古皇宮、大象台、癩王平台等多個景點。小吳哥就是被譽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吳哥窟（Angkor Wat）。但吳哥窟只不過是音譯，與洞窟毫不相干，「Wat」其實是寺的意思。現在的吳哥窟是一座佛寺，也是蘇利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 II）的陵寢。傳說是蘇利耶跋摩二世所建，但當地嚮導說，這個說法不對，吳哥窟原先是座印度教寺，早於九世紀已經存在。高棉文化與印度文化密不可分，吳哥大部分的寺院都是供奉印度教的毗濕奴和濕婆的。

大吳哥共有五道城門，門上四面皆刻有佛像，城門外是兩排長長的石像，本身已是著名的景點，但不難察覺不少石像的頭部是新近復修的。進入王城之前，遠遠便可望到高達七米的大石城門上面，刻着賈耶跋摩七世的面容。據說賈耶跋摩七世以自己的形象化為觀世音菩薩，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而在許多年以後，人們才發現位處吳哥王城中央的，是依照印度須彌山觀念而建成的巴戎寺。

巴戎寺是吳哥王朝傳奇君主賈耶跋摩七世的曠世傑作，也是他自我膨脹的具體體現。寺門前的陸橋兩側，各有五十四尊雕像，一邊是阿修羅，另一邊是惡魔，各抱着七頭蛇，展現神魔對峙的大戰。巴戎寺有蜿蜒走廊、陡峭台階，和經典的五十四座哥德式寶塔，每一座寶塔的形狀恍如含苞待放的荷花。塔上四面都刻有神態各異、面帶微笑的觀音像，象徵神王俯視着人間每一個角落，亦展現着君王絕對和掌控一切的權力。石像的微笑，便是吳哥的標誌，著名的

「高棉的微笑」。那個早上，在巴戎寺遇上一位等光的少女，等光，為的就是拍一幀她心中理想的微笑。

當我們到達小吳哥時，已近斜暉，但離日落還有一段時間。毛遂自薦的嚮導對我們說，吳哥窟是觀賞日落最佳的地點。他帶領我們參觀了吳哥窟的倒影、深邃的長廊、回音壁、吳哥窟的中心點，還有著名的淺浮雕，並且詳細解釋了西迴廊《羅摩衍那》史詩中的場景。場景描述「蘭卡」（Lanka）之戰，而史詩中的「蘭卡」，便是今天的斯里蘭卡。故事與古希臘的「特洛伊」有點相似，戰事的結局自然是邪不能勝正。

除了淺浮雕，吳哥窟亦以仙女的雕刻而聞名，嚮導說寺內壁上雕刻了三千多個仙女，共有三十六種髮型，代表着當時世界上的三十六個國家。他還帶我們觀賞了中國式的仙女，至於是耶非耶，則無從稽考。嚮導的服務當然是要收費的，大約一小時的導賞，盛惠廿美元。

對於吳哥窟，真有點聞名不如見面之感，縱使大規模的修護工程正在進行，棚架覆蓋了不少主要的建築部分。吳哥窟原始的名字是「Vrah Vishnulok」，意思是「毗濕奴的神殿」，這是吳哥窟原是印度教寺的最有力明證。嚮導說整個吳哥窟的設計，就是一個宇宙模型。它結合了高棉寺廟建築學的兩個基本特點：祭壇與迴廊。

祭壇由三層長方形有迴廊環繞的須彌台組成，一層比一層高，象徵印度神話中位於世界中心的須彌山。在祭壇頂部矗立着按五點梅花式排列的五座寶塔，象徵須彌山的五座山峰。寺廟由護城河環繞着，象徵環繞須彌山的鹹海。七頭蛇雕像象徵着人類通往神的住所的彩虹橋。在金字塔式寺廟的最高層，是陡峭的臺階，幾乎需要手足並用地爬上去。據說這寓意人們到達天堂需要經歷許多艱辛云云。那裡也就是吳哥窟觀賞日落的最佳處。

今天，與其說吳哥周邊的不少寺廟仍隱藏於叢林之中，不如說它們已與叢林混然為一更加貼切。處身這些隱伏於叢林的寺院，不得不教人震懾於大自然的力量。例如因電影《盜墓者羅拉》（*Tomb Raider*）在此取景而聞名的塔布隆寺，吳哥最大的寺廟之一的聖劍寺，和由賈耶跋摩七世建造的佛寺塔薩寺。塔薩寺外同樣有四面的菩薩，而它最令人難忘的場景，是一株巨大的古樹完全壓垮了東邊的樓塔。同樣是賈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間興建的聖劍寺，東門外側的護牆長了兩棵古樹，巨大的樹根盤結在一起，枝幹直入雲霄。塔布隆寺則完全可以用震撼來形容。

當我們來到塔布隆寺的時候，剛好遇上一場大雨，經過雨水洗刷後，益顯斑駁的綠蔭，在灰暗的天色籠罩下，添上幾分神秘，幾分幽思。而身處寺內，猶如身處林間，大樹與寺的結構盤根錯節，已然融為一體。有人說塔布隆寺已被叢林吞噬，但兩者實在是相互而生，大樹抓緊行將坍塌的圍牆和寶塔，寺的磚塊則支撐着樹幹，予人強烈的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頑強的生命力。寺內到處都是碎石和植物，恍如迷宮。塔布隆寺也是一座佛寺，曾被稱為寺廟之王，據說是獻給賈耶跋摩七世的母親的。

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母親河，暹粒的母親河是暹粒河、湄公河，還是洞里薩河？離暹粒不遠的洞里薩湖，其名字是「巨大的淡水湖」的意思，它亦名副其實的是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每年的十二月至四月的枯水期，湖水經洞里薩河注入湄公河，湖水平均深度為一米，面積二千七百平方公里；但到了雨季，因湄公河回流，水深可達九米，面積則擴大至一萬六千平方公里。枯水期在岸邊定居的居民，到汛期便要往高處遷徙。這裡的生活方式千百年來幾乎沒有什麼大的改變，這條著名的水上村莊，住家艇的底部都是由竹子升起的，而用作煮食的燃料，依然是柴枝。母親們依樣的哺育嬰孩，也同樣為子女抓蚤子。這條水上的村子，就是他們吃喝睡拉

的地方。湖的周邊地區估計有超過三百萬人直接或間接地以漁業為生。

這裡的水是泥黃色的，但很清潔，完全沒有浮游的垃圾。在這裡，真的是窮得沒有垃圾嗎？偶爾看到一大袋鋁罐掛在正在晾曬的衣服旁，便若有所思。這個像汪洋般的湖，養活無數的人，但每當風雲變色，年中亦奪去無數漁民的生命。

在這裡，人顯得多麼的渺小，但同時展現出頑強的生命意志。回到了岸上，喝了罐冰凍的啤酒，稍稍平伏激動的心情，而這次吳哥之行亦將告終。畢竟人與自然原是可以相生共存，和諧共處的。雖然各個寺廟如火如荼地進行修護工程，但吳哥古蹟的前路依然崎嶇，加上每年以百萬計的遊客，為暹粒帶來了如潮湧進的美元，但吳哥卻早已不勝負荷。寺院內一道道的圍牆和石柱，抵得住風霜雨侵，樹根的盤纏，但不知能否抵得住金錢的侵蝕。可悲的現實是，歷史文化遺產都是用來變現的。

二〇一一年七月

筆者按：唐代大詩人孟浩然留下「不才明主棄，久病故人疏」的名句，前一句疑似罪犯欺君，後一句道盡世態炎涼。筆者感動的，是我的骨髓瘤復發之後，「阿魚」在我停藥後，經常，甚至有一段時期，每星期均專程過來跟我吃午飯，雖說扯東拉西，卻又無所不談。這段珍貴時光，這份真摯友情，教在下銘記在心。

風
起
了
,
好
好
活
下
去
!

The wind
is picking up,
we must
try to live!

Warm 023

書名： 風起了，好好活下去！

作者： 曾偉強

編輯： AnGie

設計： 4res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6號6樓

電話：(86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22年5月

圖書分類： 散文

ISBN： 978-988-8743-79-7

定價： 港幣88元正／新台幣350圓正

書中收錄文章以人與自然的關係為經，生命關懷為緯。不少文章在有意無意間提及前塵往事，在當下作者與多發性骨髓瘤同行並肩的日子，令這本書，頗有回憶錄的味道；而字裡行間充滿香港情懷，是港人的集體回憶。

這本書的出版，不僅可以帶來一點正能量，也希望說出，文學可以很個人，同時也可以很貼地，很入世。

故事未完，
就讓風，
繼續吹吧！



ISBN 978-988-8743-79-7



9 789888 743797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散文

定價：港幣 88 元正 / 新台幣 350 圓正